



屠龍書生



越谷’的相同，只是靴底的磨损太少！”

康燕南通常行路都是脚不沾泥，那是内功到达超凡入圣之故，闻言暗忖道：“这小家伙确实精细过人，连这点小地方他都留了心，将来的成就不问可知！”

于卜借故接近，传音道：“师叔，你老真要查敌踪吗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为叔自然要去会‘盗竿’老前辈，但却不是主要原因，真正目的想法去救那两个犯人，你们快点带路；否则来不及了！”

于卜传音丁吉道：“阿丁，快走，师叔要救犯人！”

丁吉闻言提功，抢先带路，边走边传音康燕南道：“师叔‘优越谷’杀人有一定的地方，那是左谷的森林之内！”

康燕南感觉奇怪道：“你们与师祖及五谷虫前辈在什么地方分手的？而且又来得这样快，居然抢到为叔前面三天了？”

丁吉道：“师祖带着金妮阿姨和银妮阿姨去了西湖，丁老前辈带着我和阿于本来是盯着九亲王的，后来发现一个黑衣蒙面人向这面走，不久又见他召到了八个黑衣童子，据丁老前辈判断，他就是‘优越谷主’，因之改道专盯他们走，但到达距此百里之处，我和阿于即暗袭两个童子成功，于是就冒充跟来，此事丁老前辈完全知道。”

于卜突在后面传音道：“师叔当心！本谷总管来了，此人诡计多端，阴险无比而且疑心最重！”

康燕南耳听由侧面奔出一人，急急传音丁吉道：“加劲前行，最好能引他进入森林。”

话说无声，对方自难听到，但那人非常奇怪，居然如有鬼助，自一处阁楼侧冲而出叫道：“三位兄弟请停住！”

丁吉不得不停，回身冷冷道：“你不认识我吗？”

那人也是黑衣蒙面，惟身材却有特征，左脚竟是只跛腿，右肩却又高过于顶，幸有黑衣面罩蔽体，否则定必难看已极，他发出阴阴的笑声道：“云、雨、妙、相和优、越、天、成虽不可分，但如有冒充八童者则难逃本总管的神目！”原来是他一双眼睛看出什么漏洞了！

康燕南闻言大震，两小亦感悚然，于卜行近叱喝道：“郭总管忘了本谷大忌吗，‘无据毁誉者七残’，快请拿出证据来！否则请同进‘优越堂’对簿！”

那人昂首打个哈哈道：“到了‘优越堂’，三位亦难免要取下面罩，到那时只怕要真相毕露，功败一霎了！”

丁吉大怒道：“你知这位兄弟是谁？”他指着康燕南，心中起恐慌！

那人冷笑道：“手无指环，其地位纵高也高不过本总管，否则本总管焉能叫你们站住！”

于卜喝道：“你这次要自食诡诈之果了，他是谷主新聘的总巡察，地位刚好高过于你，五彩指环尚未戴哩！”

那人似感一震，继而又哈哈笑道：“本总管既然识出你们有毛病，那怕是掌纪在此，‘优越堂’是非进不可了！”

于卜大喝道：“任务重于对簿，巡察是奉命搜敌的！”

那人大笑道：“本总管手下从无脱网之鱼，大不了陪你们走一趟！”

于卜冷笑道：“你想监视吗？”

那人阴声道：“本来不必要，但却怕你们有翻上万丈峭壁的轻功逃亡！”

丁吉挥手道：“假设我们三人是你想象的人物，哼！只怕你进入森林就不能出来了！”他竟用起激将之策了。

那人大笑道：“你们三人合起来，顶多也只算得一个当

年的五谷虫，本总管焉能让你们安全脱身！还是一道走罢！”

康燕南闻言大喜，他却连一句话都不说，这时只催着丁吉带路！

丁吉见那人真个敢去，于是又冷笑道：“我还让你残在‘优越堂’罢，那种去七窍，削十指的滋味，看来你受定了！”

康燕南这时已看到高墙上的瞭望阁楼，急急传音丁吉道：“快点出城门，已有不少人发现我们在此争论了！”

丁吉眼看那总管盯在于卜后面，于是长身就朝城门口奔去！

天色呈现着朦胧状态，森林形成黑暗，当他们奔向深处之际，突然传来一阵闷响之声，丁吉首先叫道：“那是火拼之声。”

后面那个总管沉声道：“三十六‘行刑使’出事了！”

于卜道：“有人劫刑场！”

好在他们都不怕黑暗阻碍视线，大家急急循声音奔去。康燕南传音两小道：“你们慎重行事，是友则助，遇敌即杀！”

丁吉急问道：“有这个家伙在旁监视，我们怎好助友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此人有为叔控制，他想脱身怎能？”

丁吉道：“还有三十六‘行刑使’，他们的功力都是上等，一旦走脱一个，我们将全部漏底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只准暗袭，不可明斗！”

丁吉已无暇再问，立将康燕南的意思告诉于卜，身却朝前冲去。

康燕南由第二位改行于卜之后，这时只距那总管不到五丈之远。

那个姓郭的总管忽然走近康燕南身边大笑道：“贵巡察身负本谷内外一切动态，怎么行动倒有退缩之意？”

康燕南这才哈哈笑道：“刚才耳闻总管口出雄论，想必在当年曾经打败过五谷虫？目前本谷兄弟已与敌人出手，本巡察是想看看总管的威力。”

那总管阴声笑道：“本总管负的是本谷钱粮宝库之责，对外打斗不必要时是不出手的。”

康燕南暗笑道：“你已在我掌握之中，活死只在我一念之下，等会有你受的了！”

说话之际，于卜亦跟着丁吉冲去，但他走还不到二十丈地，忽见丁吉立在林隙中不动，立即走上问道：“看清了？”

丁吉道：“你注意就明白了！”

于卜刚刚看清，恰逢康燕南和那总管齐到，于是回头道：“是八个‘九阴教’和十个‘八卦教’一等高段在与本谷兄弟混斗，敌方已处下风！”

康燕南看出“八卦教”和“九阴教”高手都是个个功深至极，但竟遭三十六个“优越谷”人打得首尾不相应，暗忖道：“‘优越谷’的势力真正是不堪想象的高强，今后如想将其摧毁，那真是谈何容易！”

那总配看了一会，忽然大声笑道：“本谷武功得自老谷主一脉相传，那真是万众一心，技专功精，如有外力要求撞壁，无疑是以卵击石！”他的话中隐射，莫不针对康燕南等三人而发！

康燕南暗笑不语，忖道：“这时我才知道‘优越谷’之名有因，他们都是些自高自大，目空一切之辈，此人既为诡诈阴险之人，其对异己生命必然是视如草芥！反之，他对自己的生命却珍惜至极，这种君子与小人的分野，我是确信不疑

的……”

他忽然想到一事，暗思道：“此人负责本谷一切掌库大权，我倒暂时不能杀他了，非想个妙计将其胁为自用不可！一旦将其生命握住，‘优越谷’所有财物岂不是全部到手！”

沉思一会，忽有所得，急急传音丁吉和于卜，暗将心意通知，于是大声道：“此地已成定算，我们继续巡查他处去罢！”

“八卦教”与“九阴教”人的死亡 他根本视如无睹，两小闻言即动，顺左侧改向前行！惟听于卜传音道：“师叔那两个犯人呢？”

康燕南传音道：“斗场之内没有死去的黑衣人，犯人可能已被第三者救走了！”

于卜会意，又传音问道：“师叔已想出胁迫此人之法么？”

康燕南传音笑道：“为叔的只想到一个空城计，用在此人身上或许不行，用在这种人物身上绝对放心，你们等着看罢，为叔的包管叫他死心塌地。”

忽听丁吉传音道：“这是森林最深处，师叔可以下手了！”

谁料就在这个关节上，突然自前面传来一声哈哈大笑道：“啊呀，这林中有鬼！”

康燕南闻声一愕，两小亦感觉诧异！他们三人都听出那是“盗笋”的声音！

那姓郭的总管似是听出了声音，只见他挺身踏前大叫道：“无山王！你真有种进入‘优越谷’内？”

康燕南知道自己计划一时不能动手，于是待机而立，眼看“盗笋”一闪而出，现身于五丈之外，他旁边竟还多出一

个“符祖”！

“盗竽”两眼望了康燕南和两小有顷，接着移到郭总管面上又大笑道：“说有鬼真有鬼，哈哈，我说‘鬼眼叟’！你那条鬼腿还没好呀，看来竟变成残废啦！”

郭总管屁股一厥，跛腿又扭出三尺，阴阴冷笑道：“我郭洛残而不废，只怕二位从此出不了‘优越谷’外！”

“符祖”侧顾“盗竽”一盼道：“可惜‘万眼神翁’那一掌没有揍准，居然留下他一双争名夺利的鬼，否则字号眼叫不成还是小可，只怕连叫化也很困难！”

“盗竽”大笑接道：“他真是生成一幅奴颜婢膝，挨了重揍还不知耻，居然还屈膝当人总管！”

郭总管一听二人在揭自己的疮疤，直气得跛腿如波浪般发抖，吼声道：“二位的狗嘴不知比功夫强弱如何，谁敢与我郭洛耍上千招！”

“符祖”也是阴险人物之一，只听他冷笑接道：“你还是回去请示主人再来动手的好！”

突听侧面黑暗处又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大笑发出道：“野老道，你这回可就搞错了，他的主人却不是当年的‘万眼神翁’，相反，倒是‘万眼神翁’的逆徒，我酒虫神通广大无边，仅仅在一时之内就算出来了，那‘万眼神翁’在目前真是欲死不能，想活不得，已受尽人世折磨啦！”

声落人现，谁料竟是五谷虫走出！

他这一番胡扯不要紧，岂知竟将全场都惊呆了！

在“符祖”和“盗竽”的心中，一方面佩服五谷虫的神通不说，居然还说得这样肯定。

那个郭总管竟显得全身惊震，他恐惧“优越谷”的秘密已全部泄漏了。

康燕南却传音两小道：“丁老前辈所说，已与为权叔揣测全部吻合，你们有机会时留心本谷禁地，务必要查出真正情形。”

忽听“盗竽”朝着五谷虫道：“酒虫，消息来源不必说，你倒是话讲那叛徒因何欺师灭祖的？”

五谷虫道：“所谓‘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’，‘万眼神翁’那双眼睛，可说在武林中是前无古人，谁料他竟逆心而行，居然明知那小子将来必叛逆而硬将他收录为衣钵弟子，甚至不惜一切，硬将他全部奇学倾囊相授。嗨嗨，这岂不是自掘坟墓而何？”

“符祖”阴声道：“你说完了？”

五谷虫干咳一声怪笑道：“野老道，答应请客嘛，否则没有下回分解！”

“盗竽”大笑道：“你这家伙专懂敲竹杆，说罢，我答应！”

五谷虫望了那惊得一言不发的郭总管一眼又笑道：“‘万眼神翁’遭逆徒残害的时间并不长，那只是一年以前的事情，他自天山大会之后去了罗刹，你们知道他去干什么？”

“符祖”道：“他一生神秘莫测，谁知道去干什么？”

五谷虫又看了那郭总管一眼笑道：“鬼眼叟可能知道一点风声！”

郭总管这时厉声道：“他将我禁固在‘大仙洞’内近九十年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五谷虫大笑道：“因此你就记恨在心，联合‘金三毒’、‘木公果’、‘臭牡丹’等三人遗传弟子去共同挑拨那字文化逆徒害他？”

郭总管似被他道破心底阴谋而默然不语。

“盗竿”沉哼一声道：“原来竟有这般离奇大变，‘万眼神翁’空负虚名！”

五谷虫突显得沉痛的接道：“‘万眼神翁’当年奔罗刹谁料竟为了私查‘瀚海古秘图’的下落！”

“符祖”突然惊讶道：“他竟没有当着天下武林泄漏半点消息，那他还有什么脸面冒充武林盟主？”

五谷虫叹声道：“这就是他正邪之分的最后裁判，凡是真正公正之士，至死焉能变志，他在罗刹逗留了将近八十年整。回来例就收宇文化那个逆徒，费了他二十年暮年苦心，一直到前年才算完全教成，谁料竟教出一个毁灭他自己的坏蛋来！”

“符祖”阴声道：“难道就这么无原生故的叛师不成？”

五谷虫道：“你最好问问‘万眼神翁’找到那张‘瀚海古秘图’没有才对！”

“符祖”惊诧道：“他居然找到了！”

五谷虫道：“他在罗刹一个绝顶高手家中完成目的，但也几乎两败俱伤！回来时伤重过甚，他自知非十年难能复原，但又怕因之一病不起，对是才决心收徒，最使他难过的还是那张‘瀚海古秘图’，到手竟无力去找！”

“盗竿”急接道：“他明知徒弟根器不好，竟又将宝图说出给徒弟知道？”

五谷虫道：“这一点你们可以问‘鬼眼叟’了！”

郭总管阴声道：“我姓郭的还未到被迫口供之时，各位要想知道时，那就请一位出来露两手！”

五谷虫哈哈笑道：“咱们是多年的老相好，‘打’字自然难受，但也不是时候。你不说，我酒虫可以代你扬眉吐气！”

他又向两小和康燕南道：“你们还站着不动干什么，抽个人回去报个信呀，否则咱们说完了就会开溜的！”

康燕南和两小的冒充，看势他们还搞不明白，五谷虫这句话只是信口找开心而已，丁吉和于卜未得康燕南许可传音之下，仍蹙着嗓音怪声道：“你们自信逃得了吗？”他心灵性巧，毫不露出一丝破绽给郭总管抓住！

康燕南暗赞许其精明，但却不出一言！

“符祖”忍之不住，又阴声叫道：“酒虫，有屁就快点放出来，卖过门又有什么出息！”

五谷虫大笑道：“你急什么，难道还怕‘优越谷’内人物围困不成！”他咧咧嘴，又笑道：“那个宇文化根本就不知道其师有什么宝图不宝图，事情也只怪‘万眼神翁’太疏忽，他认为这‘鬼眼叟’被关了几十年关变了！糊糊涂涂的将宝图藏入‘大仙洞’内，天知道，谁知藏处恰好是在禁固这个奸诈的视线之内！”

他睇了“鬼眼叟”一眼怪笑道：“老相好的！当时你可发现了千载难逢的脱身之计啦！”

说到紧要之处，他又开起“鬼眼叟”的胃口来了，只急得旁听的几个老少徒唤奈何，而“鬼眼叟”却吼声不绝！

“盗竽”大骂道：“酒鬼，你倒是还有下文没有？”

五谷虫哈哈笑道：“别急，你只洗耳恭听就是了！”接着又是一声干咳，然后指着“鬼眼叟”道：“他当然知道‘万眼神翁’藏的决非等闲之物，但也亏了他等，一直等到宇文化长大了，功夫也练成了，于是他就展开三寸不烂之舌向宇文化下工夫，硬将那个逆徒挑拨得视师如仇，其中细节不必说，相信诸位亦可揣测个八九不离十！”

言中之意很明显，宇文化盗走“瀚海古秘图”之后，一

定是用出最毒辣的手段去折磨其师，甚至凭图索宝，而自瀚海沙漠中得到了“麟须鞭”！

“符祖”另生枝节问道：“当年‘金三毒’、‘木公果’、‘臭牡丹’都是‘万眼神翁’亲手杀死的，从来没有听说他们还有弟子！”

五谷虫道：“那三个怪物都是鬼计百出的家伙，而且是与这位郭总管有过生死之交，他们虽然回了老家，武功自然有埋伏，那三个小子得到秘笈自练成功，却又被这位郭总管全部发现而加以认亲，于是才将宇文化抬出作了‘优越谷’主！”

“盗竽”冷笑道：“那三个小子是谁？”

五谷虫道：“‘优越谷’的前副谷主、左副谷主、右副谷主，只有后副谷主却是‘万眼神翁’的记名弟子，但也随着宇文化后面效尤啦！”

康燕南得知一切消息之后，立即传音五谷虫道：“前辈不可在此久留！提防‘优越谷’大批出动，他们的实力大得惊人，只怕在近日之内要向江湖展开三大奇袭，希望前辈火速通知各正派人物当心遭殃！”

五谷虫闻言大愕，他这时才知身前竟有康燕南在内，当下不露声色，回头仍装着哈哈两声大笑道：“我说‘无山王’、野老道，我们再往别处走走如何？”

“盗竽”听出话中有因，立即面对郭总管道：“鬼眼叟咱们多年不见了，过几日找个好去处印证三招两式如何？”

郭总管早有点外强中干了，他巴不得当前三个死敌快点离开，闻言冷笑道：“各位最好是早点逃走，否则为时已晚，悔之不及了。”

五谷虫大笑纵起来道：“‘优越谷’已成天下武林必毁

之地！你这瓮中之鳖还能活得几天！”他的身在空中，同时又传音康燕南道：“小子，当心自己！而且要暗与那位后副谷主接近，他是明服字文化，暗杀替师复仇，我老人家的消息都是他口中说的！”

第十五章 当年第一高手

康燕南耳听五谷虫说出那后副谷主就是“优越谷”中的反对者之后，心中竟是又诧又喜，他眼看三老隐去，于是装着急迫，招呼两小道：“谷主有命，务必要盯住他们！”

两小同时作势随行，但已暗探“烈电金刀”在袖！

郭总管突然发出一声阴笑道：“你们追什么，还是转回‘优越堂’去的好！”

康燕南哈哈笑道：“贵总管一心要到‘优越堂’去，那无疑是要看我们三人的面貌了，这很简单，在下就此取下面罩也是一样，不过，贵总管识不识在下恐成问题！”

郭总管闻言一怔，他自知连敖世显的半面都未会过，更谈不上识出冒充之人，他犹豫一会忽然道：“巡察之面虽未见过，八童之面没有不识的！”

康燕南笑道：“那很容易，你总管随便挑选一人取下他的面罩就得了！”

郭总管冷笑道：“本谷有十大规定，叛谷罪第一，强取兄弟面罩第二，你想引我入罪吗？”

康燕南大笑道：“你也没有信心了，那你看看在下一件东西就知道在下是谁了！”

他自黑衣里面探出那只神箫来笑道：“这个你可识得？”

郭总管一见大惊，全身立起波动，嘴唇顿动道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屠龙公子！”

康燕南收好神箫轻笑道：“你能接下区区几招？”

郭总管双腿后移，显已恐惧至极，但退还不到三尺，突觉背上有物抵着，同时传出丁吉的声音喝道：“不要动，再动就休怪我‘烈电金刀’穿胸而过！”

“烈电金刀”本为“盗竽”成名之宝，郭总管自然闻名知惕，真的立刹退势！

康燕南一步一步的向他行去，立即冷笑一声沉叱道：“你的诡诈、阴险亦不过如此！”

郭总管颤声道：“在下已无反抗，难道你不顾及江湖规矩？”他认为康燕南要向他下手！

康燕南走到他两尺之内一停，冷冷的哼一声道：“我姓康的一生不管什么江湖规矩，只知以光明对光明，以阴险对阴险！”

郭总管已知毫无脱身之法，甚至连动都不敢动，又颤声道：“我与阁下无仇，难道无辜忍心而下毒手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在下一生爱的是财，而且你又是本谷掌握财宝的唯一人物，若想活命，那只有贡献出全部所有！”

郭总管一听尚有生机，态度立转轻松，但他知道决不简单，装出诚恳的声音道：“只要阁下留情，郭某一定从命，不惟将本谷藏库秘密交出，甚至可将各分谷财宝一一指出地点！”

康燕南沉声道：“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取，你要负全责将所有财宝保管住，一旦接到我的命令，要你运多少到什么地方，你就送到什么地方去。”

郭总管口中连声答应，内心却暗暗冷笑道：“本总管只要脱离此地，你小子的如意算盘焉能实现！”

康燕南不是傻瓜，他怎能让其安全离开，只见他突伸一掌，如飞按在对方胸口，收回时又冷笑道：“现在你去罢！”

丁吉不知他在对方胸口捣了什么鬼，立将“烈电金刀”收起，退在一旁不吭气！

郭总管那还肯动，发出焦急的声音说道：“阁下已在区区身上做了什么手脚？”

康燕南淡然笑道：“你自己运用内功查查看。”

郭总管半晌不语，似真的在检查身上的毛病，但他竟毫无所感，越是查不出，他越感震惊至极，陡然又颤声道：“阁下不能说明要求吗？这样岂不是使郭某死得不明不白！”

康燕南突然大笑道：“你是出了名的奸狡之人，我姓康的焉能不留手绝着就放你回去，不瞒你，我还想在‘优越谷’逗留几天呢！凭此你就不敢走露消息，而且非听我的命令不可，只须你不怕死，那就反道而行可也。”

郭总管大急道：“你在郭某身上下了‘灵魂应’！”

康燕南沉声道：“你想的倒不错，但‘灵魂应’在当今武林只怕还有人物解救，在下的功夫却没有第二人能解，连家师都束手无策！”

郭总管更绝望的道：“那就是较‘灵魂应’更高的‘锁魂功’了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你不要乱猜，只要你不起反抗之心，到了时候我会替你解脱的！否则你只要稍起反抗之心，那就使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现在你去罢！”

郭总管仍旧不动道：“阁下既已掌握了郭某的生死，一切自是惟命是从，但你不能不使郭某知道功夫的厉害，难道要我糊涂过日子不成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好罢，我先问你，你可知道什么叫作‘生死簿’？”

郭总管陡然大叫道：“那是武林绝传千年的邪功！”

康燕南哈哈笑道：“你没想到还有区区获得那种绝技吧！”

郭总管一言不发，颓然转身而去！

康燕南招呼两小道：“咱们再去查探吧，有了此人在握，今后济贫有了资本啦！”

走了一段之后，丁吉疑问道：“师叔真的练有什么生死簿？”

康燕南轻笑道：“在武功上来说，不惟是绝传的，而且是禁用的，你相信为叔真有的吗？”

丁吉接口道：“师叔是在用空城计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像郭总管这类人物最怕死，但也非等闲武功可以吓阻他，为叔的曾经在你们师祖平时道及古时正邪两派奇功时，其中单提到‘生死簿’为邪功中至上至毒的一种，因此用来对付‘鬼眼叟’是最好没有的了！”

两小闻言几乎笑出声来，丁吉接口道：“这个老家伙的见闻也真够厉害，他连古时候武功都知道。”

康燕南笑道：“这就是要看人施计了，越是懂得多，他越就知道厉害，假使用在普通武林人物身上就不成了！”

于卜道：“此人竟与丁老前辈是同时人物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可能在武功上也与五谷虫前辈差不多！”

丁吉道：“此人虽然不敢起反抗之心，但他非常多疑，今后向人打听‘生死簿’是否真个绝传于江湖之事是难免的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此中只有‘万眼神翁’能肯定说出有、无！他人也都难以确定。”

丁吉道：“‘鬼眼叟’不会去问吗？”

康燕南陡然大惊道：“为叔疏忽了这一点，这怎么办？”

于卜道：“咱们宜速探后洞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那是禁地，无故焉能去得？”

丁吉道：“先打通后副谷主，问他有无办法再说呀！”

于卜道：“‘优越掌’不知散会没有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那不能等到他们散会了，‘鬼眼叟’一定早去了，我们只有冒险偷进。”

丁吉道：“‘鬼眼叟’要去也只有偷进，他不敢无故乱闯的，相信他去也不敢过快！”

康燕南点头道：“我们还有个借口，一旦被人发现，只说是有外敌侵入了！”

两小认为有理，立即带路奔往后谷！

他们绕到后谷森林时，时已到了初更，丁吉在前忽然停住，指着林中的一道高墙道：“这是由后城门延伸到此的，一直到达洞口为止，墙内就只这条通道，四面墙上每隔三十丈远即有瞭望卡一处！”

康燕南抬头一看，只见墙高足有十五丈，全为一块块的巨大方石建成，立即摆手轻声道：“你们不要动，让为叔上去观察一下动静再招呼你们。”

丁吉道：“师叔留心墙上的积雪，千万不可留下痕迹。”康燕南点头道：“这个为叔知道。”

谁料事出不测！他的脚尚未动，突见墙上现出一人低叱道：“什么人！”

康燕南猛见那人手上戴有一只黄色指环，立即轻声道：“原来是后副谷主！”

后副谷主看出三人的穿着后，又沉声喝道：“你们身为本谷兄弟，难道不知这是禁地？”

康燕南急急招呼道：“后副谷主不必大声，我们是奉命